

阿安真不安

陳明芳

彼工，我無意中聽著阿安共老師講：「老師，我毋是神經病。」

我和阿安同窗第五年矣，猶會記得，一年仔的時，伊定定佇上課清彩離開伊的位，行過來、行過去閣戇神戇神，一睷仔去看壁堵的世界地圖，一睷仔提老師桌頂的物件起來金金相，老師共喝，伊敢若攏無聽著，一支喙直直蹇蹇唸。閣較凌治人的是，伊的聲嗽不止仔大，佇恬靜的教室吵家拈宅，彼時陣我真討厭伊，實在有夠吵的啦！毋但按呢，逐遍考試，伊若是無考一百分，就會開始受氣，那哭那去共老師花規瞞，老師規氣共伊的考卷改做一百分，阿安才欲收煞，若無，逐家攏免上課矣。雖罔予伊一百分真識，毋過阮毋敢去揣老師窮分，因為老師逐工予阿安掣甲誠忝，看了真毋甘。

到三年仔，我又閣和阿安全班，哪會遮爾歹運？予伊吵拈甲無法度上課的日子真正是無了時。阿安的狀況愈來愈走精，到四年仔的時，若是無順伊的意，伊上課就 khòk-khòk 插喙，或者是阻擋老師出功課，毋是情緒掠袂牢放聲吼，就是氣怱怱摔課本，嘛會唱聲無想欲來學校讀冊。老師

共嚷，伊就愈番顛，吱甲厝瓦強欲崩去，樓頂樓趺攏聽會著伊喝甲大細聲。自按呢，開始有同學風聲阿安是神經病。

五年仔矣，我猶原恰阿安全班，滿腹的委屈忍袂牢想欲頓心肝，這到底是啥物因緣？五年仔的導師真威嚴，罕得有笑面，逐項代誌攏有伊的規矩。一日，導師共逐家講一个自閉症囡仔的故事，逐家那聽那感覺恰阿安足親像的，落尾才知阿安恰這個囡仔相口。就按呢，這五年我頭一改熟似阿安，原來伊毋是刁故意的，是先天腦部功能有損害。老師繼落去講，凡勢有人怨嘆恰阿安全班真歹運，毋過若是換一个角度想看覓，這敢毋是予咱有一个機會去學習照顧「病人」咧？

自彼工了後，阮齊个仔相爭去共阿安鬥相共，陪伊開講、招伊迨迨。細粒子的阿安敢若阮的小弟仔，逐家顧伊顧牢牢。想袂到欲歇熱進前，伊煞咧花講無愛歇熱，欲逐工來學校上課啦！

青梅仔

張月純

有一擺清明轉去阿媽兜，看著塗跤有一包大大包的青梅仔，我伸跤出手就倚過去欲共阿媽鬥相共。阮先共青梅仔倒落去大面桶，用粗鹽共攪來攪去，閣共浞來浞去，有夠好耍的，敢若咧共青梅仔掠龍全款。梅仔慢慢仔、慢慢仔消風，苦水就走出來矣。我隨拈一粒塞入去喙內，哎唷！酸 ngiuh-ngiuh、鹹篤篤閣澀 kuāinn kuāinn。有夠歹食的，這是欲按怎食？阿媽緊共我講：「這猶袂使食啦！」

繼落去阿媽揸一跤大跤水桶過來，共我講：「乖孫的，去共這跤水桶洗予清氣。」這對我來講，就若桌頂拈柑咧，一下仔就共桶仔洗甲清氣 liu-liu 矣。看阿媽猶咧無閒，我真家婆，欲共青梅仔因落桶仔底。阿媽影著隨喝講：「袂使！袂使！」伊緊共水桶提去倒匱，才共我講：「彼梅仔若沐著水，毋但會生菇，規甕嘛攏去了了，就親像賣碗盤掉倒擔。」落尾阿媽閣叫我去摺石頭欲來砗梅仔，伊講：「鼓梅仔誠厚工，愛勻勻仔來，食緊是會拚破碗喔！」原來鼓梅仔嘛有遮濟鋸角。

工課舞煞，阮做伙去灶跤。佇洗碗槽遐，阿媽跔落去共一个玻璃罐仔提出來，蓋一下開，隨鼻著芳貢貢的梅仔味，

喙瀾就強欲津落來矣。阿媽擗鬮抖仔，抖一寡仔梅仔起來，講：「這是舊年鼓的，食看有好食無？」含佇喙內，鹹鹹、酸酸、甜甜閣齏齏，實在有夠好食的啦！我愈食愈繼喙。阿媽講：「食酸梅仔，糜飯食較會落，你加食一寡仔。」就按呢，我佻阿媽你一粒、我一粒，輪流提咧食，食甲笑微微。酸梅仔就若 mōo-hui 全款，予我食牢咧。

阿媽自本就真勤儉，毋過有當時仔青梅仔誠貴，伊嘛是會共買轉來鼓。這馬便若看著酸梅仔的罐仔欲空矣，我就緊敲電話共阿媽講：「阿媽，我閣欲酸梅仔。」伊攏會問講：「啊你這馬一頓食幾碗飯矣？」

逐擺食酸梅仔，共伊含跔喙內，沓沓仔含，沓沓享受酸甘甜仔酸甘甜的滋味，就會想起佻阿媽鼓梅仔的趣味代，我攏感覺足幸福的。

夏日樂學

艾茵

天時愈來愈燒烙，熱人欲到矣，若無下心神來鋪排，連鞭就會過去。雖罔會當佇厝裡看電視、拍電動，涼勢仔涼勢過日，毋過若加減做寡代誌，顛倒較有議量。

今年拄好碰著學校咧辦「夏日樂學」的活動，佇較無到一月日內底，會當那認捌故鄉那學閩南語。古早人講：「讀冊萬貫，較輸行路萬里。」真正講甲真著。阮去行踏的所在誠濟，有去月眉糖廠食枝仔冰；探訪在地的作穡人，佢學水梨仔接枝，順繼做水梨仔料理；閣看「水力發電廠」佢「十八冲」，猶有去鐵馬道騎腳踏車。親像我這馬知影，民國五十年彼跤兜，咱臺灣製糖的頭來尾去；嘛學著腳踏車的零件佢狗齒仔的轉整；嘛有去水力發電廠耍水車，逐家攏噴甲規身軀澹糊糊，嘛無想欲下課。雖然到這馬已經幾若個月矣，猶牢佇我的目睭前整來整去。

印象上深的是去鐵馬道騎鐵馬，彼工逐家攏早早就到學校，連遲到大王嘛無延甲半分鐘，就知影眾人冇佶哈這個課程。阮就親像關佇籠仔內的鳥仔，規身人嚟嚟越等欲予人放出來全款。規陣坐公車來到鐵馬道，進前幾工阮有先來探路、騎車，所以小可練一下阮就起行矣。佇兩片青翠

的樹仔跤騎鐵馬，規个心情攏揚起來。沿路那欣賞四箍輾轉的景緻那佢同學講笑談。一目矚仔隨騎到頂港有名聲，下港上出名的九號磅空。老師吩咐愛佇遮相等，較袂拖鬥長的。聽候人總到，阮做伙騎入去磅空，內底涼甲親像親入去冷凍庫全款，強欲拍咳嗽。雙片的石壁有掛足濟舊相片，閣寫一寡日本時代的代誌做說明。落尾對磅空出來，目睭前就是橫佇大甲溪頂懸的「花樑鋼橋」。遠遠看出去的光景真嬌，毋過 lōng-lōng 叫的溪水真掣流，害我跤尾煞一直攞起來。我就拚性命踏，直透衝過去攏無停睏。因為行傷遠的緣故，阮到遮就翻頭講欲轉去，原仔予我的心肝毋甘 tiuh-tiuh。

夏日樂學親像年冬拄著好收成，予我暢甲袂顧得，向望明年猶閣有這號流擺通予我閣耍一改。